

秋瑾的藝術形象永垂不朽

——從傳奇、文明戲到話劇和電影——

魏 紹 昌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六日（公元1907年7月15日）丑時，正當家々戶々酣睡入夢之際（由於人們都習慣把天亮看作明天的開始，因而這樣的時刻大家還是把它叫做初五日的半夜），天空漆墨一團，秋瑾身穿白汗衫，外罩元色生紗衫褲，腳穿皮鞋，帶着鐵線，兩手背綁，但神色莊嚴，昂首向前，從紹興市內龍山腳下的山陰縣衙門一路走來，前邊有人牽索，後邊有人押解，且有一群持鎗帶刀的清兵高舉燈籠防護，她一步一個腳印地來到了軒亭口，三點鐘一到，鋼刀准時飛起，秋瑾就從容就義了。

秋瑾光榮犧牲之後，立即引起群情激奮，全國輿論沸騰。當時有一位署名“明夷女史”的寫了《敬告女界同胞》一文，說道：“三代以下，女界之黑暗極矣，纏足以弱其身體，不學以愚其知識，而女子遂喪其固有之人格，等於動物，僅足供男子之玩好。男子益利用其愚弱之術以壓抑之，而女權遂亡。間有一二如梁紅玉、秦良玉者，千百年不得其一，然皆為一姓之興亡，而非為人民謀公益，至於以國民之權利，民族之思想，犧牲其性命，而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國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為第一人焉，則秋瑾之死，為歷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淺渺。”有人將秋瑾孑然一身赴難取義與清初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漢族女子在刀下非命者不知其幾千百萬，兩者對照，則秋瑾之死“視彼愚弱婦女”之喪命，不啻“有泰山鴻毛之分”。

湘靈子在1909年編印了一本《越恨》，匯集紹興秋案始末的許多素材，特別是緊接着丁未六月初六日之後發生的那些形形式式的事情，很富於戲劇色彩，值得玩味，這裏摘舉幾條如下：

“陶家堰毓秀女學女學生頗多天足者，現因秋案大都復行纏足；各小學學生

亦復由家族強令將教科書焚毀，黑暗直達極點”。

“初十日經人誣告，往查同仁學堂，四處搜尋，翻揭地板，打破牆壁，一無所得。……捉去八人，再三審訊，了無憑據，……堂中衣物器具，多被搶劫，所有師生衣服，兵丁皆分着身上，外罩軍服，身軀臃腫，極為可笑。有一兵手持大白鳴鐘一具，排隊過市，被一婦人指出係學堂用具，該兵乃當街擲碎”。

“紹興府此次查辦秋案，計一切電費等洋六百元，及委員分派探訪緝拿餘匪等約二百餘元，刷印傳單紙張一切雜費等約二百餘元，統共需洋一千五百餘元，已稟請省臺准豫將供地方善學之庫存公益金內如數扣還”。

“山陰縣令李仲嶽前因奉文抄查大通學堂，與貴太守意見不合，既而秋被判斬決，曾竭力抗拒，幾至衝突。後即告病辭職，終日書空咄咄，慨嘆不已。茲聞已被張撫臺列入彈章，即將揭曉，益形憤鬱，忽於二十三夜自縊於簽押房內，直至翌晨始被發覺，留有遺囑數紙，身後蕭條，幾不能棺殮”。

“貴守因秋案為衆口交謫，即運動離紹，奉文調署衢州府篆。來省稟見各憲，浙撫恐其復再任性妄為，激成事端，諭飭留省”。

“自皖變出後，疆吏之對於黨案，以張曾揚為最勇，羅鉗結網，窮極方略，朝廷嘉其功也，遂由浙而調蘇，俾移其治浙之威以治蘇。蘇人懼焉，電請都察院代奏拒阻，蘇人電奏預名者三十餘人，而領銜者為常熟曾君孟樸。毅哉曾君也！夫易一疆吏，其賢否關係全省禍福，而固非個人切膚之痛。領銜電奏，幸而獲濟，倡言者與噤若寒蟬者所得正同，無私利焉；若其不濟，則大足以獲罪於朝廷，其次亦足構怨於張撫，其危甚矣。而批麟犯難，竟有其人，毅哉曾君也！雖然所不解者，蘇省之大，人才之衆，當仁不讓，亦豈獨曾君，試為屈指計之，名位高於曾君者若而人，行輩長於曾君者若而人，閱閱資望逾於曾君者若而人，願何以噤若寒蟬，不聞振響，而竟使一少年嶄然獨露頭角於此時也”。

這位少年英俊的《孽海花》作者曾君孟樸，對於秋案的態度，不但從他這次帶頭抗拒張曾揚調任江蘇一事上有如此勇敢的行動，而且在他當時主持的《小說林》雜誌上，也有及時的積極表現。秋案發生的第三個月，《小說林》第五期中就刊載了秋瑾遺詩二十一首，第六、七兩期中發表了秋瑾好友徐寄塵的兩篇紀念文章（《秋女士歷史》和《秋瑾軼事》），接着又連續刊出了多種以秋瑾為題材的小說和戲曲，小說有包天笑的連載長篇《碧血幕》，劇曲有吳梅的《軒亭秋》雜

劇、龍禪居士的《碧血碑》雜劇，嘯廬的《軒亭血》傳奇等，只因《小說林》出至第二年九月停刊，可惜這些作品大都未能登完。

清末描寫秋瑾故事的文藝作品，反映最快的是戲曲，數量或質量上佔優勢的也是戲曲。小說中較為完整可觀的唯有靜觀子的《六月霜》一種；其他如尚武靜觀自得主人的《女銅象》和紅葉的《十年游學記》兩種，僅是涉及秋瑾的部分事蹟；哀民的《軒亭恨》和无生的《軒亭復活記》（後改題《秋瑾再生記》）是兩種短篇，後者寫夏瑜（後改秋瑾）死後復活，內容荒誕，不過寄托了當時人民痛惜秋瑾的美好願望而已。《軒亭復活記》寫於1907年9月初，可以說是寫秋瑾最早的一篇小說。1919年4月魯迅的《藥》中寫夏瑜的“墳上空添上一個花環”，表示了人民對她的懷念，夏瑜隱喻秋瑾，魯迅所以用夏瑜之名即據此而來。

戲曲除前述《小說林》中所載的各種之外，尚有悲秋散人的《秋海棠》雜劇、傷時子的《蒼鷹擊》傳奇等多種，這些戲曲或只寫了一折，或未完篇，價值都不大。比較完整並在當時有一定影響的，只有蕭山湘靈子的《軒亭冤》傳奇和古越嬴宗季女的《六月霜》傳奇兩種。

《軒亭冤》傳奇，全稱《中華第一女傑軒亭冤傳奇》，蕭山湘靈子自序云：“嗚呼女士何不幸為黨案株連，身膺顯戮，遽蒙此不白奇冤耶。女士亦何幸為黨案株連，身膺顯戮，竟傳此不朽令名耶。伏思女士自別家鄉，隻身東渡，脫簪珥以為資斧，一種豪俠之氣，為數千年來女界所未有。迨學成回國，創女報，辦教育，演平權之論說，樹獨立之風聲，真欲喚醒支那四萬萬同胞，愛國合群，放一光大文明之異彩。乃一班昏黑官吏，施其野蠻手段，殺及無辜，竟使熱心毅力之豪俠家，斷送於軒亭市口，豈不冤哉，詎知湮沒無聞，雖生猶死，流傳未艾，即死如生；彼居高位，握大權袞袞群公，非不聲施赫奕，一旦奄然物化，不與草木同腐也幾希。獨女士死於非命，噩電傳來，海內外男女英豪，莫不慟哭焉，追悼焉，或賦詩以寫怨，或著論以辨誣，更或有填詞譜曲，擒藻揚芳，撰小說以垂久遠者，一唱百和，衆口同聲，徵特女士之冤可以大白於天下，即女士之名亦將永傳於後世矣”。

又有《敘事》一篇，略述秋瑾生平事蹟。開始云：“秋瑾何為而生哉，彼生於自由也；秋瑾何為而死哉，彼死於自由也。自由為彼而生，彼為自由而死。秋瑾乎秋瑾乎，中國規復女權第一女豪傑”。末尾云：“吾對於紹城冤獄，而覺千萬

不可思議之感想，橫梗於胸中，使吾怨，使吾怒，使吾歌，使吾舞，使吾懼，使吾哀，噫吁嘻奇哉。渺渺一女子，何令吾驚心動魄一至於此也。將賦詩以寄恨耶，而恨已寄無可寄，將著論以辨誣耶，而誣亦辨不及辨，將作傳以寫怨耶，而怨實寫不勝寫，然則將奈何，無已請譜之傳奇。傳奇有益於女士耶，吾不得而知也，傳奇有損於女士耶，吾不得而知也。吾譜《軒亭冤》，恍若有眉軒軒、目炯炯，致絕世神光逼人，秋瑾靈魂侍立吾側，吾哀淚滂沱，吾熱血噴湧，吾於是一投筆，東向望越城，乃沈沈焉，眊眊焉。誌其里居，詳其姓氏，敘其遺事，述其冤情，合古今未有壯劇、怪劇、悲劇、慘劇，迭演於舞臺，以激勵我二百兆柔弱女同胞”。

傳奇用“鳳凰閣”開場：“睡獅狂嘯，驚起紗窗年少，茫茫大陸，起風潮，寫入傷心詩稿，峨眉嬾掃，愁煞了神州女豪”。戲分八折，故事如下：

(一)賞花 寫秋瑾與女友沈愛群、陳宗黃共賞徐振漢餽贈之自由花，法人以此花紀念法國大革命中上斷頭臺之羅蘭夫人瑪利儂，喻其與霜菊雪梅同一堅貞也。秋瑾服膺西人“女學不興，種族不强，女權不振，國勢必弱”之說，然欲興女學，振女權，必先研究放足問題，遂在紹興創辦天足會，作“討纏足”之檄文，陳說利害，務必痛除惡習。杞憂生在此折評語中點出自由花為秋女士寫照，放足一事為女界開道之起點，此甲辰（1904）間事也。

(二)演說 寫秋瑾向學界商界等人演說，內云：“你看東西各國，眈眈環視，法佔越南，日割臺灣，俄據東三省，此外如英美等國，亦均狡焉思逞，入我堂，履我闕，侵我利權，欺我國民，力不能與之角，智不能與之爭，財不能與之抗，倘非內政腐敗，不克振作，何至衰憊若是（歎介），二十世紀以後，豈尚有漢族立足之地麼？”主張“裙釵當自立，男女貴平權”。秋瑾將天足會後事托附陳、沈兩女友，一雙兒女寄在外家，定明日往北京一走，然後到東洋游學去了。

(三)游學 寫秋瑾自知“深居閨門，終非良策，必須游學東洋，方能增長見識”。但為夫家所阻，引起夫妻和婆媳兩場爭吵，王廷鈞大呼“家門不幸，出了一個不肖婦人”。秋瑾得橫濱女學校徐振漢來信，述日本維新三十年以來政績，益增其東游決心。

(四)臥病 寫秋瑾旅途辛苦，在日本臥病，徐振漢來訪。秋病中思念兒女，思念天足會，思念祖國。並擬在日本創立學生會。

(四)創會 寫秋瑾在日本與虬髯客、復明子、抱殘子、惜秋生、徐振漢等創立“青年同志會”，其宗旨“不論上等、中等、下等社會，但有捐軀保國思想的，只管前來；不論留日、留美、留英，但有鼓吹立憲的手段，只管前來”。旋得吳競雄來信，促秋瑾返國辦報。秋抵上海適逢各界召開慶祝預備立憲大會，秋登臺演說。創辦《女報》，“抵得過自由鐘，警迷鼓，照膽鏡，但求筆比男兒勁，何難權與男兒並”。報辦兩期停刊，秋去紹興大通學堂，程毅等十數人上，告貴太守已批准辦體育會，秋率領衆師生開操。評語指出此折屬稿時，程毅尙羈禁在紹興獄內，備受酷刑中。

(五)驚夢 寫秋瑾穿西服與漢聲暢游紹興龍山望海亭等處，回校接老母急病身亡之喪報，痛哭後入睡，得惡兆夢見凶神惡煞，有無數虎頭蛇尾之人，又見被斬之四個人頭，滾滾而來。評語中指出母喪實際時間在上海辦報時，四個人頭暗喻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和秋瑾四人。

(六)喋血 寫秋瑾得漢聲報告皖變失敗消息，拒不肯逃。李統領率軍搜大通學堂，查出槍械子彈，捉去秋瑾和五學生。紹興府和山陰、會稽兩縣令三堂會審，紳士胡均及徐錫麟弟徐偉均誣告秋瑾是皖變同黨，迫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定案。秋自嘆“熱心愛國，不料黨案株連，幽囚受辱，我好恨呀！”接寫獄中取出秋瑾，在軒亭口斬首，秋“面上毫無怨恨之形，而胸中實多怨恨之思”。評語慨嘆秋瑾“非首非從，而竟以莫須有殺之”。

(七)哭墓 寫來自東洋的虬髯客和來自申江的吳競雄黑夜至秋瑾墓前祭奠，兩人不期而遇，同贊秋瑾生平三端：“文字偉哉！氣慨勇哉！志願大哉！”又共議紀念之方，若題詞刻石，“恐風雨摧殘，星霜剝蝕，不數年又化爲烏有了，不若倩人做部傳奇，如《桃花扇》故事，昭示天下，流傳後世，這却是好的”。然後吳競雄去蕭山找湘靈子爲秋瑾寫傳奇，虬髯客約吳競雄改日同去東洋舉行秋瑾追悼大會。

《軒亭冤》傳奇於丁未九月九日寫成，時距秋瑾去世僅三個月另三天。另一種《六月霜》傳奇於九月下旬由上海改良小說會社出版單行本，書上注明當月上旬付印，可見這兩種傳奇都在差不多時間內寫成的。

《六月霜》傳奇，古越嬴宗季女自序云：“僕故越人，流寓海上，性不諧俗，終日閉關，然而拳拳桑梓之心，未嘗一日少忘。屬吾鄉秋瑾之獄起，申江輿論，



《六月霜》傳奇單行本版權頁



本文



《六月霜》傳奇單行本封面

咸以爲冤，幾於萬口一辭，而吾鄉士大夫，顧嘆若寒蟬，僕窃深以爲恥。會坊賈以采撫秋事演爲傳奇請，僕以同鄉同志之感情，固有不能忽然者，重以義務所在，益不容以不文辭。爰竭一星期之力，撰成十四折，匆匆脫稿，即付手民，潤色補苴，俟諸再版，觀者倘鑒其愚而亮其率也則幸甚！”

傳奇以“蘇遮幕”爲前提：“芙蓉城謫仙降塵世，苧蘿村越女破天荒，天壤卽隨鴉惜采鳳，人間世打鴨驚鴛鴦”戲分十四折，故事如下：

(一)蓉謫 寫芙蓉、靈芝、菊花三仙子下凡，芙蓉仙子卽秋瑾化身，“發願舍身，普渡大千世界，不辭下謫”。

(二)梅嫁 寫秋瑾規勸丈夫王郎要以國事爲重，王郎不聽，表示“平生志不及此，敬謝不敏，你我仍舊及時行樂便了”。

(三)恤綠 寫秋瑾與婢女對話，秋自嘆遇人不淑，有遠走高飛之志，婢“恐夫人奢望難償”，勸秋安份守己。

(四)典釵 寫王郎力阻秋瑾去日本游學不果。秋決意自籌旅費，取釵鈿等件付老僕典錢。時適有維新黨某入獄，秋將款移助其獄中使用，囑老僕送去：“千萬不可說出我的姓名來，切記切記”。

(五)雀飛 寫秋瑾行前別夫，“還指望君此後留心康濟，待他日爲國民盡力，便是妄退方遜聽，也慰目睽睽”。王郎背白：“到此時節，還說這些迂話，真正可笑，亦復可憐”。

(六)蛻寄 寫秋瑾難捨親生兒女，將兩雛送紹興托付母親及兄嫂留養。

(七)負芘 寫輪船抵上海碼頭，各式搭客上船。秋瑾男裝，佩短刀，攜皮包，急上：“只爲學費不足，拮據拚湊，是以來遲，急急趕來，幸喜尚未啓行”。“我想人類平等，分甚麼貴賤尊卑，別甚麼智愚靈蠢”。“就搭三等的艙也罷”。

(八)鳴劍 寫秋瑾穿日本服返抵上海，訪女友吳芝瑛訴說：“那一樁樁惱人的鄰國事，又加上這一般般羞人的留學弊”。兩人對酌時，秋瑾舞刀高歌《寶劍篇》，復慨嘆：“縱教俺傾千學，飲盡了百盃，難把這悶沈沈一腔魄礪兒消彌”。

(九)鳳儀 寫秋瑾嘆經費難籌，《女報》未能續辦。自白：“俺平生所持宗旨，以爲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專仰男兒，此之謂男女平權。家庭革命目前雖不免見訝於人，異時女學大興，必能達吾目的，其在數十年後乎”。秋自滬返越，“就聘明道女學堂，權充體操教習，枳棘非鸞鳳所棲，斯元不過糊口而已，然而責任不敢不盡也”。

(十)瘦啞 寫紹興紳士苟入華因皖變發生，誣告徐錫麟之表妹秋瑾爲同黨。第一統標厲瘦奉撫臺命領兵圍攻大通學堂，衆搜得秋瑾，“牽曳脫衣，以手槍納袖手及懷中，秋撐拒不受，衆強置秋足下”，將秋瑾與留校學生一併捉走。結尾云：“以十取一，易如捉鷄。身生蠻國，死復怨誰”。“外侮不禦，此獨奏功。痛殲婦孺，我頂其紅”。

(十一)張羅 寫紹興府知府升堂。自白：“其實區區方寸之地，祇有升官發財的四個大字而已”。“以我國女子之卑賤，粥粥群雌，虐殺掠賣，久等諸不勝愛惜之物，殺一秋瑾，何足爲奇”。

(十二)對簿 寫秋瑾“雖屬女兒之身，夙堅殉國之志。今緣皖案，無辜被拘，人皆爭惜其蒙冤，己獨不祈其倖免，死生禍福，一聽當途便了”。受審時答稱：和徐錫麟“數載前在海上曾經一面，近年來並書札亦絕往返”。“余所主者，乃男女平權之革命，而非政治種族之革命”。秋堅不肯供，苦逼之，“始大書一秋字，復逼之，始大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

(十三)返眞 寫秋瑾至軒亭口被殺。場上放煙火，秋換仙裝，手執白芙蓉花一枝，唱“節節高”：“冰清玉潔終身守，未卜他生此生休，唯憐失母兩雛幼”。“願則願中華政黨無新舊，白夜馨香禱祀求，俺一片痴心尚未休”。

(十四)追悼 寫秋瑾女友吳芝瑛及義妹梁愛菊至秋之靈堂前共祭，合唱秋瑾爲“女界開幕第一人”，“秋風秋雨釀愁新，那管他六月飛霜屈煞人”。

《六月霜》三字名稱據“鄒衍入獄，六月飛霜”的典故。鄒衍是戰國時代人，他對燕惠王忠心耿耿，可是燕惠王聽信讒言，將他關入牢獄，鄒衍含冤仰天大笑，其時正值炎夏六月，天空忽然飄下霜來，說明他的冤氣冲天，連蒼天都感動起來了。元代戲劇家關漢卿的《竇娥冤》，寫竇娥受屈在六月被斬時，大雪紛飛，所以此戲又名《六月雪》，也是同樣的意義。《六月霜》傳奇問世四年之後，宣統三年（1911）四月改良小說社又出版了《六月霜》小說，作者靜觀子，共十二回。前六回開始於越蘭石（吳芝瑛）在上海家裏見到報上秋瑾在紹被殺消息，不勝悲痛，夢見秋魂，醒來為秋瑾寫傳。接着寫富祿（貴福）在紹興先搞假維新，與秋義結兄妹，參加大通學堂畢業典禮。富祿回家見兒子偷看鄒容的《革命軍》，因“官場中最恨的‘革命’兩字”，便痛加責打，大鬧一場。旋接浙撫密電，率兵丁搜查大通學堂和明道女學堂，在女學堂後面空屋子裏，“却見有一個女子（秋瑾）蜷伏在那邊牆角裏，便都一擁上前，拉的拉，推的推，牽牽扯扯的，把那女子拖了出來。可憐那個女子不言不語，只有眼中流淚，隨了幾個兵丁來到前頭”。審問時秋瑾否認與徐錫麟的宗旨相同，並直呼富祿“大哥”，富祿受窘退堂，與師爺相商，由牛、馬（李、章）兩縣令逼供斬決。後六回從茶館中褚鈞（胡道南）因投帖告密受到眾人責難，也議論到秋瑾身前撤夫離家等事情。然後回敘庚子國難後，秋瑾規夫不聽，決意游學日本，在東京本鄉湯島接識同鄉徐錫麟，兩人彼此敬重，結為知己。但秋瑾回國對越蘭石卻說：“我的家庭革命和他們的種族革命、政治革命是冰炭不相投的”。“我嫌他（指徐錫麟）的主義太狹，我和他結交，也不過慕他的一個血心罷了”。秋瑾在上海辦報，不久因老母病亡奔喪回紹，徐錫麟要去安徽候補，聘秋瑾任大通、明道兩學堂教習和監督。秋瑾寫《敬告姊妹行》，印發各界，拜富太守之母為乾娘，擬活動富祿助其在紹辦報，尚未成功。旋因皖變發生，劣紳誣告，富祿只圖升官發財，終將秋瑾斬決。最後敘越蘭石與梁愛菊（徐寄塵）去杭州覓地造墳，從紹興移柩至西湖安葬，與岳（飛）墳遙對，並傳千古。

《六月霜》小說比傳奇晚出，曾有人說小說是根據傳奇改編，其實不然。兩者不但開頭和結尾並不相同，故事和人物的安排也不一樣，如富祿不許兒子看《革命軍》一書僅見於小說，王家婢女規勸秋瑾不必出國在小說中是沒有的，又如徐錫麟在傳奇中也未出場，此外還有許多細節也是不同的。有人甚至懷疑小說

作者靜觀子和傳奇作者羸宗季女（兩者都是化名，真名不詳）原來是一個人，那就更難以確定了。

我這裏將兩種傳奇（也包括小說）的故事分別作了簡述，據此對比既可以窺見這些作者處理同一題材的取舍和手法有所不同，但也有一個主要的共同之點，那就是塑造秋瑾的形象有所歪曲和不足。這些作品中寫秋瑾的思想行動停留在“男女平等，家庭革命”八個字上，特別是秋瑾被捕與受審時所表現的軟弱退縮等，我在簡述中都如實地作了反映，目的當然不是顯示秋瑾的錯誤或缺點，而是揭露這些作者在思想認識水平上的限制，不可能捉摸到筆下女主人公內心深處的崇高境界。其次時代的局限也是重要因素，這些作品都寫於清末，又是當初的現實題材，筆下勢必不能不有所顧忌，但儘管存在着這樣的局限和缺點，這兩部最早歌頌秋瑾的戲曲，仍不失其為對當時現實社會揭露和譴責的作用。

秋瑾的熱血畢竟沒有白流，中國歷史學家是把徐錫麟和秋瑾的壯烈犧牲作為揭開了辛亥革命序幕的。果然不到四個年頭，滿清王朝政府終於被推翻了，關係秋瑾的戲劇也從此向前跨進了一步。以前的傳奇、雜劇發表之後，都未見演出，僅供案頭閱覽而已。辛亥革命前後，勃然興起的文明戲（又稱新劇），為了反映當時政治情緒的高漲，揭露清王朝統治的罪惡和腐敗，鼓吹革命，進化團和春陽社兩家文明戲劇團首先演出了《秋瑾》，將鑑湖女俠的形象推上了舞臺，接着後起的新民社、民鳴社、開陽社、啓明社等劇團也都相繼上演。由於風行一時的文明戲都采用幕表制，演員依照簡略的分場故事即興發揮，沒有固定的文字劇本。我這裏將民國二年（1913）四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秋瑾故鄉紹興模範劇場公演的《秋瑾》示例，編劇者就是後來寫《清宮十三朝演義》的作者許嘯天，現據《越鐸日報》1913年4月11日廣告上刊出的六天戲目分述如下：

（一）家變、別母、舟困、國恥、開會、歸國、辦報。（有輪船、日本博覽會等布景）

（二）辦學、見貴、母死、聞驚、告密、被捕、審問。（有出喪、大通學堂等布景）

（三）斷頭、捕孫、亂紹、王逃、許逃、見鬼、釋孫。（有軒亭口、佛堂拜懺等布景）

（四）露屍、葬棺、威逼、掘墳、李緝、貴逃、公拒。（有西湖、荒野等布景）

快 着 !	模範劇場										快 着 !						
	陽陰 歷三 四月 十初 三夜 七夜 起起 准准 演演																
	秋 全 本 謹																
秋瑾之親戚故 舊不可不看	秋瑾之同志天 難者不可不看	秋瑾爲一文英 雄女界不可不 看	秋瑾爲紹興人 紹興人不可不 看	因秋瑾而繁顯 者不可不看	秋瑾最惜貧苦 凡貧苦人亦不 可不購票入場 一看	秋瑾最惜貧苦 凡貧苦人亦不 可不購票入場 一看	秋瑾最惜貧苦 凡貧苦人亦不 可不購票入場 一看	秋瑾最惜貧苦 凡貧苦人亦不 可不購票入場 一看	秋瑾最惜貧苦 凡貧苦人亦不 可不購票入場 一看	秋瑾最惜貧苦 凡貧苦人亦不 可不購票入場 一看	秋瑾最惜貧苦 凡貧苦人亦不 可不購票入場 一看						
家變 特別	十別 輪船	三舟 困	國恥 特別	夜開會 日本	演歸國 博覽	演辦報 晉中	十兒 童	四母 死	閨警 特別	夜告 密	演被 捕	演審 問	十斷 頭	五亂 船	夜王 賊	演許 逃	釋孫 特別
齊屍 特別	十葬 棺	六威 風	攝汶 特別	夜幸 牌	演黃 逃	公拒 特別	嫖院 特別	十焚 李	乙貪 財	殺徐 特別	夜訪 胡	演殺 瘋	演劇 特別	十捕 善	八夫 死	夜遷 柩	演重 葬
西湖 特別	西湖 特別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布景
編 新 生 先 天 曠																	

據紹興《越鐸日報》1913. 4. 11 廣告所載復制

(五)嫖院、焚李、貪財、殺徐、訪胡、殺胡、張瘋。(有火燒妓船、司衙等布景)

(六)演劇、捕善、夫死、遷柩、光復、重葬、話舊。(有戲中戲、風雨亭等布景)

我們通過這些戲目和布景，大致可以瞭解到當時演出的故事內容，然而如見鬼、釋孫、公拒、貪財、張瘋、捕善等不少情節，還是頗爲費解的。尤其是這六天連臺戲，秋瑾在第三天的開場就“斷頭”了，以後許多戲都是她身後的故事，這與一般劇本都把秋瑾就義作爲戲的最後高潮處理，全然不同，可以說是文明戲的特別寫法，而且秋瑾一角也始終由男演員扮演。甚至到五四運動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秋瑾戲仍然不脫文明戲的格局，一直要到1936年殘冬，夏衍寫出了第一個話劇本，纔促使秋瑾戲起了根本性的變化。

夏衍是浙江杭州城外，講話帶有紹興鄉音。秋瑾犧牲引起巨大的社會震動，

曾在他七歲的幼稚心田中播下了第一顆革命種子。中學念書時一位國文老師向他講解：秋瑾之死，不單爲了女界的自由，也爲了全中國人民的自由，這些話又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其實早在《軒亭冤》傳奇的敘事中已有這樣的說法，第一折中還將秋瑾比喻爲自由化，可見在清末知識界中這種進步思想已經相當流行了。直接鼓動夏衍寫作劇本的，則是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親眼目睹了不少爲祖國獨立和人類解放像秋瑾那樣甘心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新女性。而且



夏衍
(沈天呈畫)

夏衍在1933年翻譯了一本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研究婦女問題的巨著——德國倍倍爾寫的《婦女與社會主義》，倍倍爾一再強調：“世界上古往今來的一切變革和革命：凡是受到廣大婦女擁護的，就一定是進步的，正義的；凡是受到廣大婦女反對的，就一定是反動的，非正義的”。倍倍爾的話使他很自然地想起了秋瑾。但終於激發夏衍動筆的，却是三十年代前期的社會現實，民族危機極端嚴重，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救亡圖存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形勢同庚子年非常相似。夏衍既然在當年寫出了在那樣時代中曾經有過的一位特殊姝女——賽金花，勢必急於要樹立起在那樣時代中也曾出現了的一位女中豪傑——秋瑾。夏衍寫的話劇本原名《自由魂》，四十年代改名《秋瑾傳》。

《秋瑾傳》共三幕五場。序幕寫庚子（1900）初秋，秋瑾與丈夫王廷鈞因避戰亂來到紹興，從而反映了時代背景以及秋瑾性格和思想的發展。第一幕寫癸卯（1903）冬天在北京王寓中，秋瑾不顧丈夫再三阻難，決意去日本游學。還通過與吳蘭石（芝瑛）的對話中，提到詩妓李蘋香和《老殘游記》作者劉鐵雲這兩位清末名人，點綴了時代氣氛。第二幕寫丁未（1907）正月在上海吳蘭石的別墅，秋瑾自回國以來面目一新，舞刀飲酒，慷慨悲歌。《女報》停辦後，將去紹興辦學，“一定要打一個響雷，放一把猛火，嚇醒沉眠的睡獅”。第三幕第一場寫同年六月初四日在紹興大通學校，秋瑾得皖變失敗消息，程毅力勸秋瑾走避，秋不聽，內奸蔣紀從中搗亂，王金發化裝取走花名冊後，秋瑾等被捕。第二場寫當天深夜紹興府衙門，貴福和山陰、會稽兩縣令三堂會審，程毅嚴刑不屈，蔣紀屈膝求賞，秋瑾大義凜然地昂首而答：“革命黨的內情，你不必多問，問了也是徒勞。你可

者陳天華和他爲了要留學界毋忘國恥而不惜以身殉海的壯烈場面。革命方面的力量不但有王金發，還增添了竺紹康、周華昌、張恭、呂熊祥、徐買兒等反清的幫會頭子，且有秋瑾一身男裝快馬加鞭地在浙東和浙西山區到處奔馳，聯絡各路英雄約期舉事的場面。柯靈是紹興人，和秋瑾是同飲鑑湖之水長大的，他寫故鄉的風土人情和光榮事蹟，注滿了濃厚的感情色彩。

自五十年代起，各種地方戲曲也相繼上演秋瑾戲，其中要算漢劇的陳伯華和越劇的袁雪芬扮演的秋瑾最有特色。到了八十年代初，特別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時候，中國戲劇舞臺上更出現了一陣“秋瑾熱”，據不完全的統計，各地同時有七個劇團演出了秋瑾戲，如北京京劇院二團的《風雨千秋》、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二團的《秋風秋雨》（後改名《鑑湖女俠》）、浙江省歌舞團的《秋瑾》（芭蕾舞劇）、杭州話劇團的《秋瑾》、江蘇省昆劇團的《鑑湖女俠》、天津市京劇三團的《鑑湖女俠》、安徽蕪湖市梨黃戲劇團的《鑑湖碧血》等。其中外來的芭蕾舞劇和古老的昆劇還是初次嘗試塑造秋瑾的形象，扮演秋瑾的浙江省歌舞團的顧偉和江蘇省昆劇團的張繼青都能克服較大的難度作出了創造性的表演。許多秋瑾戲經過舞臺實踐檢驗的結果，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二團的《鑑湖女俠》終於獨佔鰲頭。

中國話劇界有幾對著名的夫妻老搭檔，如佐臨和丹尼是夫導妻演，刁光覃和朱琳是夫妻都演，已故的金山和孫維世是夫妻都導，楊村彬和王元美却是夫導妻編。話劇《鑑湖女俠》就是王元美編劇、楊村彬導演的。王元美是湖北人，她的父親在武昌起義時參加過起義軍的救護隊，她的母親去過日本，帶回來許多感人動聽的秋瑾軼事，王元美自幼崇敬秋瑾，喜讀秋瑾詩詞，後來她作爲婦女戲劇工作者，立志要由自己樹立起這位女界先驅的光輝形象。她經過近二十年來和丈夫一起努力，終於完滿地達到了目的。這部八場話劇本也是秋瑾戲中出於婦女之手的第一個本子，在王元美秀麗細膩的筆觸下，對人物和場面的安排調度有不少與前人不同的獨到之處。比如將貴福提前到第一場出現，將胡道南處理成與秋瑾同時在日本留學，又將王金發加重筆墨，通過他對一枚戒指三次不同的對待深挖了他的性格，另外還大膽初次起用了孫中山和魯迅的形象，增強了戲中莊嚴宏偉的份量。把圍繞在秋瑾四周的人物安置得當，對於主人公秋瑾思想感情的起伏和整個劇情的推進，都大起作用，可以使秋瑾這朵紅花在這些各具姿態的綠葉襯托扶

本 事

庚子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北京,清廷到地降敌,收理者经历了国家灭亡的惨痛,被丈夫王廷的却大受打击,巴结洋人,迷恋官场,收理决心离家出走,只身到日本求学,寻找陈天华等爱国志士,寻求救国的道路。

她在日本留学,参加了同盟会,与陈天华等仁人志士进行爱国活动,遭到了日本当局及清廷的阻挠和镇压。陈天华愤而投海,收理在悲痛彷徨之中。孙中山提倡她应从唤起民众着手。

收理回国在上海办《中国女报》,但她感到女性又不如底,就与黄克俭徐锡麟、陈伯平等组织起来,策划推翻反动统治,但浙江会党风云人物王金发等认为妇女不能领导起义,竟告与梅袖而去,收理仍不醒一切,毅然担起国家兴亡的重担,利用普通等官府,回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暗中训练革命武装,并和吴悦桂弹药,并只身化男装到上下八府联络会党,说服了王金发等重要头目,约期起义。

在起义前夜,由于很多地方单独起义失败,安徽等地遭屠杀了,徐锡麟刺李恩德,率逃到大通学堂,收理被执,紳商各界纷纷保释。甚至找到官绅中也不愿于上送徐锡麟王金发之血,跪拜自尽。徐曾献、曾瑞等统治者惶惶万状,遂夜将收理杀害。

辛亥革命终于成功,孙中山告祭烈士并题字“巾帼英雄”。

演
员
表

秋 瑾	严丽秋	肖璋本
贺 福	乔 奇	
王金发	佟瑞敏(特邀)	胡荣华
王廷钧	严 翔	
吴芝瑛	程蕙琴	汪豪仪
陈伯平	张育年	
林惠秋	嵇燕芳	
徐锡麟	彭荫群	
黄光汉	王國京	
金阿水	王善桐	
香 玉	张引稼	
胡道南	金 峰	
李仲猷	胡光义	
章瑞年	刘 黛	
何 珍	费霞南	钱史梅
黄七虎	段 栋	
孙中山	耿心钰	
翁 人	寿能治	
红头阿三	刘时群	
小孙孙	彭 川(特邀)	
管 家	陆 野	
群 众	本团演员	

编 剧: 王元美 导 演: 杨村彬

秋 瑾 诗 词 摘 录

(一)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史,
几番回首家山望,七国恶浪滔天!

(二)

如诗伤心家国恨,那堪苦度凄凉月,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驱风除旧俗。

(三)

高捷警世钟,惊破睡狮梦,
月无光天地昏,海翻浪涌唤忠魂。

(四)

吾辈爱自由,翘盼自由一杯酒,男子于秋天赋就,岂甘
忍人后,曾任上勇头,国民女杰期无负,一洗从前屈耻
垢,恢复江山留豪手。

(五)

登天脚踏飞龙,下山脚踏猛虎,
叱咤风云生,鬼神四伏。

(六)

此别深愁再难解,临行握手泪如膏,
从今要把罗帕拭,留取行行泪痕留。

(七)

风潮席卷更澎湃,虎狼复逞其狰狞,
事秋一失难再得,时平时平不再来!

(八)

英勇志士徐锡麟,踌躇同辨刺恩德,
可怜慷慨天竟昏,致使英雄志未伸。

(九)

燕冈绝之解梦愁,悲泪国之情况谁挽?壮志犹存,缺
下英雄之泪,雄心未磨,谁称志士之魂?
虽死犹生,谁能尽我责任,印此永别,中华回首路堪新!

(十)

秋瑾死而悲愿人!

场

序

序 幕	庚子(1902年) 八国联军攻北京两年 以后	第五场	几天以后 杭州西湖边
第一场	辛丑条约签订后 (1903年)癸卯 北京王廷物寓所	第六场	两个月后 杭州西湖边
第二场	乙巳年(1905年) 日本东京	第七场	六月初四下午 绍兴大通学堂
第三场	丙午(1906年) 上海租界	第八场	第二天深夜 绍兴知府衙门
第四场	丁未(1907年) 绍兴大通学堂	尾 声	西子湖畔秋瑾墓前

《鑑湖女俠》說明書



王元美
(沈天晝畫)



楊村彬
(沈天晝畫)



嚴麗秋飾秋瑾（左日本）



嚴麗秋飾秋瑾（在上海）



嚴麗秋飾秋瑾
(行刑前)



肖璋本

琰華
(秋瑾外孫女)

嚴麗秋
(攝於1982年)

持之中，顯得分外的鮮艷奪目。

特別值得提一下的，是著名話劇演員嚴麗秋極其出色地演活了秋瑾，她將秋瑾從走出家庭的閨門少婦不斷躍進到革命英烈的過程，時而精雕細作，時而大刀闊斧，演得層次分明，卻又貫串一氣，可謂勝任愉快，恰到好處。嚴麗秋的表演藝術，簡潔明快，而又深沉含蓄，充滿着內在的熱情，而又煥發着感人的魅力。她不愧是歷來塑造秋瑾舞臺形象最成功的一位演員。秋瑾的外甥女、姨媳、外孫女、外孫婿；王金發的侄子；吳芝瑛的孫子孫女們都來看了嚴麗秋的表演，深受感動，演出結束時都去向她獻了鮮花，表示衷心的感謝。

秋瑾的藝術形象從舞臺走上銀幕，第一次在1948年的上海，由沈浩扮演，第二次在1951年的香港，由李麗華扮演，可惜這兩次黑白片都未能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的彩色寬銀幕片根據夏衍、柯靈原著；黃宗江、謝晉改編的電影劇本《秋瑾》，由謝晉導演，已在上海投入攝制。謝晉是浙江餘姚人，餘姚縣原屬紹興府，與秋瑾也是同鄉。謝晉的祖父謝佐清曾和秋瑾在紹興大通學堂同事，而且與徐錫麟家素有世交之誼。黃宗江去年剛完成了京劇本《風雨千秋》，由北京京劇院二團的李玉芙演秋瑾，頗得好評，這次與謝晉合作，是駕輕就熟，再接再勵。因而這兩位改編者也和他們的前輩夏衍、柯靈這兩位原著者一樣，都與秋瑾有着千絲萬縷的淵源和深情。電影劇本主要由北京、日本、上海、紹興四部分的故事組成，尤其有五組“生離死別”的抒情畫面，為原著添上了濃情重彩。今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在杭州西湖邊栖霞嶺宋代岳鄂王墳前拍下了第一個鏡頭：但見秋瑾（李秀明扮演）穿着上淺下深的藍色衣裙，手裏挽着一把清末式樣的長柄黑布傘，與她的好友徐寄塵（黃梅瑩扮演）並肩來到岳飛墳前，秋瑾臉上浮着平靜的笑容，輕聲念着“青山有幸埋忠骨”。攝制組全體人員還到附近西冷橋畔秋瑾新墓的立像前獻了花圈，默哀致敬。電影劇本



謝 晉
(沈天呈畫)



黃宗江
(沈天呈畫)

加重了秋瑾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的場面，而且要出現日本朋友宮崎滔天這個人物，東京、富士山等地的外景要來日本實地拍攝。秋瑾生前來日本求學並從此參加了革命，七十多年之後的今天，爲了在銀幕上再現秋瑾的颯爽英姿，中國攝制組又要來到日本，可見秋瑾與日本關係的親密，是多麼值得仔細回味呵！

作於1972. 9 上海

(Wèi Shào-chāng)